書香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穿越时间构筑未来与光亮

——《如何是好》读札

袁姣素

阎真新著《如何是好》，是一部当代文学中的佳作，在探寻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与幽微体察的时代碰撞上，与他的代表作《沧浪之水》堪称“姊妹篇”。

从《曾在天涯》到《如何是好》，阎真的五部长篇小说挖掘书写的对象集中在知识分子，呈现出了时代表情的整体态势。在他的小说中，其思辨之力与理性色彩让我们可以清醒地领悟到人类创造、生命追求、精神皈依等的价值诉求。

《如何是好》有着更多的时代元素和创新，主人公许晶晶的设置更接地气，贴向大众，这些小人物群体在流入社会时面对生存与尊严的对抗又该何去何从？随着社会转型的复杂因素与时代风云变幻，大批青年学子面临着就业与考研的人生抉择，更有一部分闲置青年沦为新型的“啃老族”，就业与职场“内卷”及各种复杂因素导致了这个时代的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公考研大军中，女性应届毕业生占主流。可见，女性面临的就业压力较男性更大。《如何是好》聚焦社会问题与时代关切，对青年女性知识分子的婚恋问题、就业生存进行剖析，让她们重组乌托邦式的追求，清醒地认识自我。

小说从许晶晶保研落选到与章伟的恋情发展，再到面临的就业抉择，拉开了她颠沛流离的人生序幕。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生活的重压，现实的残酷，让在体制外徘徊的许晶晶几近崩溃。可是昔日的恋人为了得到更高的位置，已不可能再接纳她了。朋友小吕的灵魂之问“你能要求现实服从自己吗？”让许晶晶思考了一年，也让许晶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给自己准确定位。

在小人物精神世界的书写中，阎真善于以在场置换的视角感知他们的命运遭际与人生体验。许晶晶在爱情中屡遭波折，尽管也有多次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比如跟男朋友章伟分手后，追求她的妈宝男李亦明暗示她，只要跟他结婚就能获得梦想中的编制。还有优博培训机构刘老板明里暗里的追求；再就是离异的彭先生，在他的猛烈攻势下，许晶晶也终于动了一下心思。这些男人都有自己优质资源与条件，都向许晶晶抛出了“橄榄枝”，但他们都不是许晶晶理想中的爱情对象。许晶晶在事业上也是兜兜转转，屡遭不顺，干过电视台项目组的实习生，考公务员落选，聘用她的优博教育机构最后也解体了，许晶晶的人生进入到了近乎绝望的低谷。

在社会现实之下，小人物命运的不断累加，给现时代的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物性格与人性的相互促进，阎真挖掘的是生活的本真，试图营造一种矛盾与内心冲突的氛围与情绪，给人真实而切肤的生活体验。

阎真以自我代入的方式体验青年女性知识分子的社会压力与精神焦虑，无论是叙事铺陈，还是人物的心路描摹，纵横捭阖之中，留下的是从细部出发的痕迹。小说中的很多场景对话体现了职场“内卷”的焦虑，在机会与交易之间，主人公的理性占了上风。在现实之下，刚出校门的年轻人面临的挑战是一场人生命运的博弈。如此，《如何是好》在虚构之上呈现的是时代的情绪，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各种社会因素集中发酵，衍生新的问题，“就业危机”“情感焦虑”让年轻人亟须一场对话时代的思考，以引起社会关切与精神疗救的注意。

在小说技法上，大多数作家更专注于人性的刻画，阎真却在人性的描摹之上渲染精神的自我。这种自我是一种心性与心气自然生发的高贵，延展的是社会潮流之下的文化品格。主人公许晶晶遵从内心，不妥协，不认输，不盲从。她多次跌倒爬起之后，最后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能稳住了在地产集团的地位。她被爱情所伤，但仍然相信爱情，坚守自我，不慕奢华，甘于平淡，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终于获得了重点大学研究生叶能的爱情，获得人生的小圆满。尽管生活中也是一地鸡毛，但她对生活的认真态度和倔强个性凸显出丰满的人物品格与形象，她在迷雾重重中寻找到一条铺满阳光之路，散发着青春励志的思考。

《如何是好》中的令总是生活的有心人，在许晶晶的人生低谷期给了她拓展才能的机会与生活的舞台。令总的慧眼和爱惜人才的格局胸怀，彰显了他的情操。生活的善意也许有着某种偶然性与机缘巧合，但总在我们身边时时出现，与奋斗中的磨难一样给人似曾相识的默契，可见勤勉与努力的重要性，因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小说结尾颇具诗意，萤火虫营造的氛围和对外星人的想象增加了梦幻般的绚丽，寄予年轻一代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以及对明辨是非的处事能力的关切与欣慰。

阎真钟情于时代的碰撞，以书生风骨呈现当下，以文人忧思刻录时代，以匠人气质深刻隽永，生生不息。

（《如何是好》，阎真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蝶变』的翅膀与复眼

——谈谈诗集《蝶变》

霍俊明

梁尔源最新的这部诗集名为《蝶变》，“变”是每一个在诗歌中磨砺和“修习”之人所必然要寻求的境界，尤其对于写作越来越“熟练”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梁尔源的诗歌非常可贵地具备了审视自我、社会、环境、他者的眼光以及面向自省、自查、自悟、自辨的能力，他的诗因此能够在光怪陆离的社会场域和人心潮汐的嬗变以及诡谲世相中一次次闪现出手术刀般的直接和冷峻。其中《猫眼》《揣摩》《拔牙》等就有着“世说新语”般的“言外之意”，携带了心理场域、微观量子物理和宏观现实生活叠加之后充满了可能性的“薛定谔的猫”般惊异的话语场，而其辐射效果和共情力量也随之提升。

在景观、风物以及更为细微的草木动物面前，梁尔源是一个凝视者，也是一个不停发出疑问的揣度者，这些物象一次次对应了心象和世道人心，对应了时间渊薮和森林法则。梁尔源在这方面的成功作品完成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过渡和转换，其间充满了不可见力量所携带的迷局，涉及对人、人性和精神世界的一次次叩访。

回到梁尔源的诗歌之“变”，“变”是变通、融通和思辨的体现，即诗人要具备“举一反三”的“复眼”般的视界。比如《张家界玻璃桥》同时出现了“穿衣镜”“玻璃幕墙”“玻璃桥”三者的“和弦对谈”，而《网的幻觉》则将各种可见与不可见之“网”同时予以呈现、交织。就“眼界”“取景框”而言，诗人必须具备从表象进入内质的窥视和返观能力，而万象皆为心象，这里有诗为证，“蹲在黑岩上的虎/多么安稳，多有城府/就像金沙江默念的那句经文/那痴眈眈的眼神/是惊天一跃的伏笔/浑身的骨骼已咔嚓作响/但仍匍匐得如此草木不惊/心想，要历练出/此种大象无形的心智/不知要嚼咽多少乾坤/不知要吞食多少豹子胆”（《虎跳峡》）。

在我的阅读感受中，这几年梁尔源的诗歌创作处于持续的爆发期，而其诗歌的成色以及水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就“变”的部分而言，智性和思想性的成分在诗歌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对自我、现实以及历史完成同步处理的能力，“随着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以及沉思品质不断得以凸显，这也是寻找通透的灵魂的过程。

梁尔源的“变”还体现在敏锐、深入和开阔上。他总是能及时地捕捉“现实”，但是又自觉地撇清和拒绝了“新闻化”的认知方式，尽可能地从人、物、事中提炼出人性、人生以及时代、历史的关键命题，能够通过一些细节、场景而观照出社会气候、世道人心、精神潮汐以及命运法则。譬如，当梁尔源将“厨师”的视野与“微积分”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诗歌的戏剧化效果、“跨界”效应以及情志深度就凸显出来了。

梁尔源的眼光也是“新”的、开放的、包容的，这需要诗人具备有着强大消化能力的“胃”。与此同时，这也使得诗歌的抒写对象和空间得以拓展，诗人的消化能力和精神载力得以扩容，诗歌的容留性、可能性以及有效性、复杂性得以增强。也就是说，梁尔源一直在观照着社会和时代的新变景观以及它们与诗歌和人的内在关联。现代性、高科技以及速度、全球化带来并时时更新着时代景观。当梁尔源的诗歌中高密度地出现“软件设计”“大数据”“云计算”等及新科技、新领域、新名词时，在纷至沓来的“新”景观中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一个诗人求新求变的写作态度，也由此看到了诗人不断扩展的眼界和繁复的切入角度。只有如此，诗歌才能既有来自大地、亲人和母体般的温度、亲切和沉重，又具备抬升至一定高度对自我、环境乃至时代予以审视、校正、透析和扫描的眼界。

当然，“新”的事物和景观是需要“新”的眼光以及写作方法的支撑的，而“新”的时间、空间以及整个场域也往往具有强大的磁场和吸附力量，诗人对“新”的处理和表达也就具有了难度、挑战和危险。对当下的写作者们需要提醒的是，一个诗人或作家越是想接近“当下”和速度化、剧变中的社会景观，他就越要审慎，需要具备适度的观照距离和全方位的观察角度，反之则很容易滑入到惯性叙述套路的“黑洞”之中。

（《蝶变》，梁尔源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走马观书

《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
苗子兮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两宋的千年壁画史中遴选14部墓葬壁画的杰出作品加以解读，呈现出了一部别具一格、色彩斑斓的中国历史。

皇亲国戚、豪门贵妇、边地小吏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这部历史的主人公。每幅画，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透过它，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生命故事，还有大时代的起承转合。

《许宏的考古“方”》
许宏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

著名考古学者许宏散文随笔首次结集。

本书分《装作有闲》《透物见人》两册，内容多来自许宏博客、微博以及报刊所发文章。此“方”融会了从作为田野考古工作区的“探方”，到作为考古人在“方法”“方略”上的思考，合二为一，颇具深意。充满温度的字里行间，真实展现了考古人的多个侧面。

我写我书

唤醒那些访谈和对话的美好记忆

季进

大概从2004年开始，因缘际会，我的学术方向有一部分转向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我们曾在苏州大学策划了“海外汉学系列讲座”，邀请海外学者来苏演讲，同时作一些对谈，陆续整理发表了若干篇访谈，产生了一定的反响，特别是那篇《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可能是葛浩文比较早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夫子自道，所以深受欢迎。

虽然这些访谈有的内容或已时过境迁，但是敝帚自珍，我一直视之为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标记。这些访谈中的大量信息和思想刺激，直接影响了我们关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如果没有这些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访谈，可能也没有我们后来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这本著作。当下的海外学界已然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以访谈的形式见证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浩荡洪流，引介信息，反躬自省，以至积累文献，依然是海外中国文学传播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海内外学术对话的重要方式，不可轻忽。

陈平原曾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转型，不妨有一种声音的现代性。虽然他所关心的是演说，但同理以推，这些访谈或许也形塑了一种近似意义上的现代？比起那些高深的晦涩理论，这些回归语言现场的活泼言论呈现出一脉更为平易近人的治学理路，同时也大大弥补了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总要迟来一步的遗憾。更为重要的是，借着对话的形式，让这些海外学者夫子自道、自省自察，既省却了吾辈隔靴搔痒的揣摩猜度，也让文化的交流走向更深一层。这些海外学者致力于异域语境中中国文学的流播，既有中学的造诣，又有西学的烛照，乾坤浩荡，笔底澎湃，让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焕然一新，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

于我而言，每一篇访谈，都是一次美好的记忆和难得的缘分。记得2004年3月，我第一次拜访夏志清先生，在他家坐拥书城的客厅中，畅谈三小时。整理而成的《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夏志清访谈录》，颇受夏先生好评。谁能想到，在夏先生身后，我竟有机会协助夏师母王洞女士整理编注了五卷本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现在又在继续做《夏志清夏济安学术年谱》。疫情之前，每年都要去夏师母家搜集资料，那间著名的客厅和纷杂的书房成为我熟悉而亲切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不可言喻。

如今重读这些访谈，最想感谢的是曾经接受我访谈的老师和朋友们。即便在访谈结束以后，我也会不时地在那些场景与时光中流连，品茗聊天，如沐春风，恰似孔子讲“风乎舞雩，咏而归”。虽然不用说“胜读十年书”的套话，但确实有时看似琐碎的闲话，却悄然渗透了这些学者深厚的学养，也透露了无限的话语机锋，正如龚自珍诗所云：“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出版这本访谈录的增订版，原因除了敝帚自珍的私心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访谈中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和思考，比如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挑战、中国文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路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话题的讨论，至今仍不算过时，甚至渐成热点。旧作新订，或许可以为相关的讨论增加一些花絮。此次增订，增加了近年新作的四篇访谈，其他一仍其旧。

这本小书有机会再次与读者见面，重新唤醒那些访谈和对话的美好记忆，此时的心情，真可以借用钱钟书《谈艺录·引言》中的那句话，“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仰故人。诵‘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增订版，季进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好书摘读

始信文缘是苦缘

王充闾

一

读初中时，我开始接触图书馆。我经常借着课中闲空儿，跑到校图书馆那里看上一眼，面对架上一排排图书，久久不想离开，即便未得亲炙，也有“过屠门而大嚼”的快感。待到办了借书证，我便不间断地往回抱书。我因课堂上看小说而遭到批评，书也被没收了。为此，我写了两份检讨书，一份送给授课老师，一份交到校图书馆。

光阴荏苒，人到中年，时间仿佛过得更快了，“岁月疾如下坂轮”，自当以分秒计，结果是“时间常恨少，苦战连昏晓”。无分节假日、早午晚，一切工余之暇，我都攫取过来用于读书学习。甚至晚间睡前洗脚，双足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我尤其喜欢一个人踽踽独行，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思。此刻的散步，看似悠闲自在，散漫无羁，实则脑子里在进行紧张的劳动，思维和记忆的细胞空前活跃，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某个兴奋点上。上下古今，云山万里，浮想联翩，绵邈无穷。

关于读书、创作，我曾写过一首七绝，其曰：

绮章妙语费寻思，天海诗情任骋驰。
绿浪红尘浑不觉，书丛埋首日斜时。

都是心路历程和苦读生涯的真实写照。

二

从十二三岁开始，我就做起了文学之梦。记得读过辛弃疾的《贺新郎》词：“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怦然心动，似有所悟，当即将“青山”改作“文学”，成了“我见文学多妩媚，料文学见我应如是”。

大抵世间美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天际绚烂的彩霞，庭前盛开的花朵，包括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清新的环境，不旋踵间就消失了。唯有文学例外，它妩媚地伴我一生，与生命同构、与生命同在；而且，每一步都留下了鲜活的记忆。文学在销蚀生命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记忆力的对抗，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身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通过回忆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文学情事勾勒下来。

那么，我的文学生涯的“所来径”“翠微景”，又是怎样一种情态呢？应该说，起步甚早，开局顺利，起点不算低；可是，走下去却遭遇了波折，政治与社会环境阻塞了前进的路径；待到玉宇澄明，重新把笔，已经人届中年。尔后，便开始了西西弗斯式“推石上山”的艰辛奋进历程。有的文学评论家概括为：“起于歌颂时代，继于美感哲思，深于叩问沧桑，悟于寻找家园，超于人性探索。”因为是和从政生涯重合交叠着，治学、创作之艰苦、竭蹶，可以想见。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海明威的这句话，我记得很牢靠，因而时时不忘惕厉奋发，挑战自我，渴望超越；而且，幸运地一直得到师友的提携、指导与帮助。只是，“情感预期”未必靠得住，期然与实然难免存在距离。堪资自慰的是，我坚持了，我奋力了，钟情于缪斯女神终始如一，未曾移情，也未曾懈怠。

（摘选自《王充闾回想录》，王充闾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发布登记：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17号　广告部电话：（0731）84326026、84326024　邮箱地址：4326042@126.com　零售：每份2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0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长沙市黄金西路）